

遊子心聲

——五十年代留學生的故事

何曉東著



• 見證叢書 •

遊子心聲

——五十年代留學生的故事

A LONELY SOJOURN

何曉東 著



大光書房出版
CAT NO LD134

見證叢書

遊子心聲

——五十年代留學生的故事

原著者：何曉東 著

出版者：大光書房出版部 榮耀出版社
中華民國台灣省台北市博愛路50號

電話：(02)3612259

郵政劃撥：0543550-0 戶名：大光書房

發行人：陳建民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2688號

承印者：世光印刷設計有限公司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月初版 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·
主後一九八五年

A LONELY SOJOURN

by Thomas Ho

Copyright © 1985

Published by Glory Press

P.O. Box 3526 Taipei, Taiwan 10035, R.O.C.

Oct. 1985 1st edi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社保有此書全球中文版權，未經許可，無論部分或
全部均不得轉載翻印，但報刊書評引用，不在此限。
(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)

目錄

作者簡介	1
序	3
一、初入異邦	5
二、異國遇至親	14
三、身在異鄉爲異客	20
四、亞特蘭大的暗潮	24
五、寂寞異鄉寂寞淚	30
六、找一個屬靈的家	34
七、半工半讀的生涯	38
八、誰能知我此時情	42

九、到了中國人中間……

十、成立中國同學查經班……

十一、留學生的生財之道……

十二、功課方面的挫折……

十三、找工作辛酸甘苦(一)……

十四、找工作辛酸甘苦(二)……

十五、開始文字工作……

作者簡介

何曉東先生，福建林森人。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，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攝影系研究所畢業，於辛辛那提教會牧會。

何先生少年期即熱愛文學，得救後獻身文字事工，極為有成，在「翻譯」上尤有恩賜。旅美期間，其譯作「逃」一書，轟動一時，自此一心翻譯「真實見證故事」，其代表作有「我在蘇聯遇見神」、「重織的夢」、「輪椅上的畫家」……等，膾炙人口。



序

這並不是我的自傳，我不是什麼名人，沒有必要寫自傳，而且我的生平也是普普通通的，並無可歌可泣的事情，不值得一寫。「遊子心聲」只是我個人的一些小小的見證而已，過去在「基督教論壇報」連載之後，我把它丟在一邊。

現在拿出來整理一下，覺得對一些初來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可能會有些幫助，所以才出版成冊。內容包括我來美國求學的那一段時期，到離開學校，找到工作為止，下面我就沒有什麼可寫的了。今天台灣經濟繁榮，出國的留學生要比三十年前的舒服多了。既不要打工，而且每一年夏天還可以回國一次省親。但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留學生，幾乎個個都有一段奮鬥的歷史。我要見證神如何在種種困難之中，一步步地帶領我，經過

死蔭的幽谷，進入祂完美的旨意之中，願一切榮耀都歸於祂。

何曉東

主後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九日
於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城

一 初入異邦

說起來這已經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，回味一下，就像做了一場夢，可是這個夢直到今天還沒有做完。

一九五七年的秋天，經過無數次的過關斬將，總算是拿到了入美簽證。在那個時候，航空事業尚未像今天這麼發達，進進出出都是七四七噴射機。當時出國的留學生多半坐船，幾個月之前就要向招商局或復興輪船公司登記，路上要走兩個星期。還有就是乘CAT的包機，登記名額一滿就起飛。我是屬於幸運者者，蒙主的恩典搭上了一架包機，經過日本和阿拉斯加，在西雅圖入境，全程一共飛行了三十二個小時。那時候還沒有噴射客機，全都是螺旋槳推進器。到了東京上空，氣候惡劣，飛機上上下下幾乎全機的人都在嘔吐，這是今天一般留學生所想像不到的。

到了西雅圖，第一個感覺就是我已經不在自己的國家裡了，這是生平第一次出國，於是就對同機的一個同學說：

「從今以後，身入蠻夷之邦，未知前途如何！」

在國內，我認識不少高鼻子藍眼睛的外國人，從前在上海也會就讀西橋中學，但是今天却到了一處地方，前前後後，大街小巷，到處都是這樣的人，而我們自己黑頭髮、黃皮膚的中國華夏之邦，反倒是鳳毛麟角了。

我忍不住心裡面想：

「主啊！我要在這個地方待多久啊！真恨不得能馬上回頭，和那架送我們來的包機一起回去！」

但以往幾個月來的禱告，深深看見神清清楚楚一步步的帶領，心裡明白，是主的旨意要我來美國，不會錯的。能夠出國留學，是人人求之不得的，可是來了之後，滋味又未必好受。記得教會開歡送會的時候，我會站起來作見證，在結尾的時候我說：

節：

「從此以後前途茫茫，不知將來會怎麼樣！」

於是教會中有一位負責的弟兄送了我一節聖經，在約書亞記一章九

「我豈沒有吩咐你麼？你當剛強壯胆，不要懼怕，也不要驚惶，因為
你無論往那裡去，耶和華你的神，必與你同在。」

這節聖經在現在對我來說，可真是到了實際應用的時候了。

從小到大，我就沒有一刻離開過父親，當大陸淪陷之後，母親和兩個
妹妹都留在上海，沒有辦法出來。父親和我兩個人，由武漢到長沙、瀋
陽、桂林、柳州、海南島，一路來到台灣，父子二人相依為命的過了六
年。在這六年中我從台大畢業，又在勳行中學教了一年書，從來沒有獨自
一個人在外面闖過天下，是一個依賴性最重的人。要總是父親在身邊，我
才能夠安心。可是如今，神要我學習一個新功課，不靠地上的父，而靠天
上的父。這個功課很不容易學，因為地上的父可以看得見，而天上的父百

聞却無一見，難就難在此！

待我們入境手續全部辦妥之後，中國駐西雅圖的總領事陸潤成，便在機場會客室裏面召集我們，說明在美國所當注意的一些瑣碎事情。

「你們有沒有美國的硬幣？」

他叫一個隨員出去換一些零碎錢幣回來。

「喏，這個最小的一角錢，還有一個略略比它大一點的是五分錢，大的那個是兩角五分錢。最大的是五角錢，那個銅的是一分錢，可別搞錯了。」

他又說：

「美國是一個 Tip Country 處處地方都要付小費的。別人替你拿行李，小費是二角五分（今天是一塊錢）。如果給少了，他們會把錢丟還給你，認為你比他們更需要這個錢。明白了嗎？上館子裡吃飯，小費是全帳的十分之一，要放在桌子上。只有一個地方吃飯可以不必付小費，就是自

助餐。計程車上也要……」

當陸總事還在繼續向下講的時候，我兩隻眼睛便開始注意到客廳一角的那架電視機，那時台灣還沒有電視，以往聽說美國有電視，家裡可以變成電影院，那多有趣啊！這一下終於被我看到了，可惜沒有機會能打開來看一看！

我們這架包機一共有四十個人，沿途大家在一起好像一家人一樣，如今講習一完，就到了勞燕分飛的時候了，我的學校在喬治亞州的亞特蘭大城，離開這裡有四五千英里的路程。那麼多同機來的同學，竟沒有一個是和我同路的。我得單鎗匹馬孤單單的一個人千里長征，心裡面真是越想越害怕。

我先去加州的奧克蘭市，到父親一個朋友的太太——陳伯母那裡休息幾天。買了灰狗汽車票，幾個同機好友送我上車。從現在起，將一個中國人也看不見了。我對自己的英文會話能力很懷疑，後悔在學校裡讀英文時

不肯用功，生字記得太少，若有人問我什麼，我答不出來，那可怎麼辦呢？沒有來美國之前，就有一些人告訴我說，美國人是有種族偏見的，會看不起中國人。所以一上了車就疑神疑鬼，找一個角落坐下來，頭一直朝着窗外，不讓別人注意到我。等到車子開動了，我的坐位旁邊還是沒有人來坐，心裡面又忍不住想，果然不錯，他們一定因為看我是一個中國人，所以才不肯坐在我的旁邊。

到了下一站，陸陸續續有人上車，證實我方才的想法錯誤。一個中年人很客氣地問我一聲：

「這位子有人嗎？」

我匆匆忙忙地向他說了一聲，馬上又把頭調回去，就怕他再多問我幾句，使我在第一個美國人面前就大出洋相。

偏偏這個中年人大概是太無聊了，一句、兩句、三句不停地問下來，

我便不得不倉惶應付。奇怪！這可真是窮則變，變則通，我的胆子漸漸的大了，管他文法錯還是對，先講出去再說，居然他都能夠聽得懂，於是自信也漸漸強起來了，我何某人這點英文會話，倒也馬馬虎虎。

他聽說我是剛從台灣來的，就對我說：「美國人最會交朋友了，你來這裡絕不會想家。」接下來又問了些幼稚的問題。

如：

「你們中國有這樣的樹嗎？你們中國下雨不下雨啊？是不是人人都留長辮子？」

從他的自我介紹，知道他是一個中學教員，和我一樣。真奇怪？一個堂堂的中學教員為什麼連這一點點的常識都沒有呢？要是我，我決不會問他，這條路上會不會中途有紅蕃或印第安人來打劫我們的。

我們又談到信仰方面，我告訴他我是基督徒，他說他也是。說到這裡，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包香煙，先送到我面前，我謝絕了，然後他便抽出

一枝用火點上，吸了一口氣說：

「聖經上並沒有禁止我們說不可吸煙，所以這並不是一個道德上的問題。」

車子在奧勒岡州的波特蘭市停留了大約三十五分鐘，他便請我在車站上喝茶。

那個時候，台灣還沒有流行喝紅茶要用茶袋。而美國人喝紅茶都是將茶袋泡在開水裡，等到濃度適當之後，再把它提出來。

我因為第一次看見茶袋，不明白使用的方法，竟把茶袋用手撕破了，弄得滿杯子全是碎茶葉。這麼一來，所有坐在四周的美國人，包括那個中學教員在內，無不哄堂大笑，說：

「他不喜歡茶袋！他不喜歡茶袋！」

這是我剛到美國，第一次出洋相，真是鄉下土佬進城。我心裡一慌，便連茶帶茶葉一起吞下肚去，還對他們說：